



插画 / 苏向宁

他床还算宽敞，比双人床小，比单人床略大。他被子没有叠，平摊着，一端凸起，想必是一个大枕头。我也不客气，坐在沙发上，把大衣放在身边。他的茶几上放着一块石头，山的形状。那块石头面积约有一本书那么大，底部黑色，中间黑白相间，再往上，是浅褐色，到顶端，是雪白的，它像一座浓缩的雪山。这块石头，使这个屋子瞬间有了文化品位。他一直不落坐，那样子是随时送客。我问，你买的。他回答说，不是他买的，是收破烂时，一位房主搬家扔下的，他喜欢，就捡回来了。

我扫了一眼，屋子里摆设不少，有壁画、空酒瓶、床头饰品，都有着独特的色彩或造型，应该是他收来或捡来的，但我独喜欢这块石头。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，那石头冰冷而滑润，我仿佛真的触摸到了雪。

你喜欢这块石头？他说，你要是喜欢，你就拿去。我说，你留着吧。他说，你要喜欢，就莫客气。我这是租的房子，这么重的东西，我不可能把它带回老家的。我说，你现在又不走，留着自己欣赏吧。

他一直不坐，我就没有理由这么坐下去。我起身，

把那件军大衣放在他床上。我说，大哥，天冷了，白天你若嫌这大衣穿着不好看，晚上可以用它压煨脚。我以前在单位值夜班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说着，把大衣展开，铺在远离枕头的那一端，还伸手去抻平，拍一下，按实。这一按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被子下发出一声尖叫，像一个女人发出的动静。被子下分明不可能有女人，莫非藏着一只耗子。这样阴暗潮湿的平房，是耗子喜欢的场所。我本能地掀开被子，顿时毛骨悚然，是半截女尸。我大呼一声，但我很快发现，那不是女尸，是半截模特，它只有上半身，没有腿和脚。我骂它：鬼东西，吓我一跳。说话的同时，插了它一拳，它再次发出尖叫，像一个女人在呻吟。

原来是一个充气娃娃！我想起上次在他窗前听到的那声尖叫，与此刻的叫声无异，那次他可能在找烟时，触摸到了它。

屋子里的空气凝滞了。再待下去，就是不知趣，我起身走。张破烂锁了门，跟在我后面，打着手电送我。巷道寂静无声，只有四只鞋子踩地面喇喇声，还有手电光的晃动。快出胡同时，他灭了手电，停下来。黑暗里，他的眼睛闪闪发亮，那亮光瞬间不见了，他移